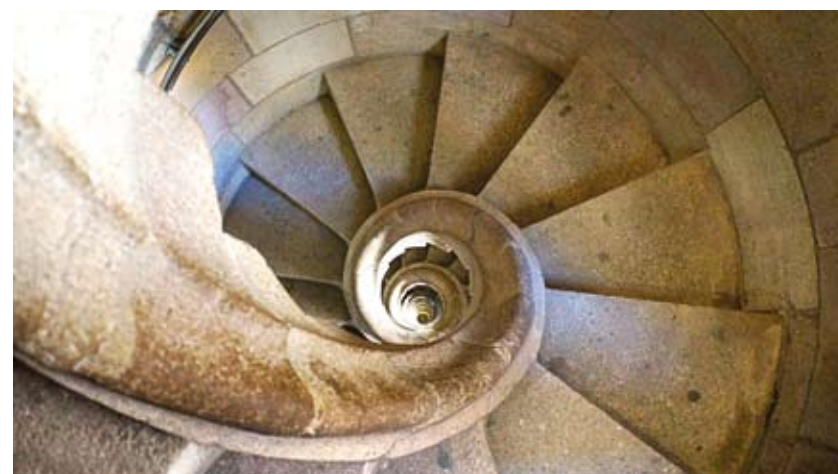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世界终于追上了高迪

2026 年，是重新理解高迪的一年。一百年前，这位将建筑带入自然、结构与信仰之间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意外离世，留下尚未完工的圣家堂，以及无数超越时代的建筑想象。如今，随着圣家堂耶稣基督主塔完成封顶，这座历经百年建造的建筑，距离高迪最初构想的完整面貌又近了一步，人们也再次回望这位改变现代建筑语言的大师：为什么他的建筑在百年之后依然可以触动人心，影响建筑、设计与艺术的未来？



外立面的雕刻从自然中汲取灵感。



以海螺造型为灵感的旋转楼梯。



圣家堂仿佛一座在光影中不断生长的石头森林。

高迪是一种“方法”

百年时间流转，脚手架逐渐褪去，光影重新落入圣家堂。2026 年 6 月 10 日，在高迪逝世百年纪念日当天，巴塞罗那等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——中央耶稣基督塔正式举行祝圣与落成仪式。夜幕降临，灯光沿着塔身缓缓升起，直至塔顶 172.5 米高的十字架。无人机点亮天际，勾勒出高迪的面容，仿佛这位离开百年的建筑师，再次回望自己倾注一生心血的作品。这一时刻，不仅让高迪未竟的建筑愿景更进一步，也让全世界重新将目光聚焦于这位改变现代建筑语言的大师：一个时代的想象，可以影响后世多久？

树木的生长、骨骼的结构、贝壳的曲线、植物的纹理，在高迪那里并非表面的装饰灵感，而是一套隐藏于自然之中的建筑逻辑。他从自然中寻找结构，从光影中创造空间，让建筑不再只是静止的存在，而拥有接近生命的变化。这也是他得以超越时代的地方。

圣家堂今天的面貌，并不是高迪原始图纸的简单复刻。1926 年，高迪因电车事故意外离世，圣家堂的建造戛然而止。后来的建筑师接过这项未完成的工作，他们依据残存的模型、资料与高迪留下的设计逻辑，借助现代技术继续推进这项跨越百年的建筑工程。目前负责圣家堂建设的是建筑师 Jordi Faulí。他从 2012 年起担任圣家堂首席建筑师和工程负责人，面对一份并不完整的建筑遗产，在大量原始模型和资料被损毁的情况下，很多人质疑：后来人在建的，还是高迪的作品吗？对于 Faulí 而言，后来者并不是替高迪完成一个既定答案，而是在理解他的思想体系后，继续探索建筑的可能。高迪留下的核心，并不是曲线、装饰或者象征符号，而是一种创造方式。

从 1882 年奠基，到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建造，圣家堂已经成为一项跨越时间的建筑实践。它不只属于高迪一个人，而属于整个人类的坚持——他们共同完成了一项跨越时间的集体创作：高迪留下方向，后来者让他的想象继续生长；高迪的建筑没有时间边界，它属于过去，也属于未来。



比利时艺术家 Thierry Lechanteur 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媒介，创作出这组 Hotel Attraction 作品。
©Thierry Lechanteur

重新打开高迪的想象

不久之前，一组名为 Hotel Attraction 的 AI 作品在网上引发了很多关注，甚至引起了一些关于“真伪”“复制高迪”的讨论。这组作品来自比利时艺术家、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 Thierry Lechanteur。他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创作媒介，重新想象了一座从未真正建成的建筑——据记载，高迪曾于 1908 年前后受邀为纽约构想一座名为 Hotel Attraction 的未来主义摩天大楼。这一计划长期存在争议，也从未真正建成，只留下零散的文字描述与有限资料。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性，Lechanteur 选择它作为创作对象。我们决定对他做一次专访，听听他是如何理解高迪的。

“Hotel Attraction 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我不是建筑师，而是一名创造图像、梦想和故事的人。因此，我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科学性的、最终确定的建筑复原方案，而是尝试以另一种方式讲述高迪。” Lechanteur 如此说道。

在他的创作中，Lechanteur 将这座未完成的建筑重新放回 1908 年的纽约，而不是简单植入今天的曼哈顿。“我希望创造一种‘如果它曾经存在’的视觉真实。仿佛一位 1908 年的摄影师，曾经在街头捕捉到这座从未出现过的建筑。”在他看来，这座虚拟的纽约梦幻酒店，是“另一个时代的城市幽灵”。它承载着高迪超越时代的建筑想象。面对作品与圣家堂之间的相似性，以及外界关于“复制高迪”的质疑，他认为，这实际上误解了高迪建筑语言的核心。“高迪留下的并不是一套可以复制的形式，而是一种创作方法。”这种方法包括观察自然、突破直线限制、让结构与装饰融合，以及将光线和色彩视作建筑的一部分。重新诠释高迪，并不是复制他的外形，而是延续他的思考方式，回应他未曾面对的问题。“我的创作更像一位音乐家重新演绎已故作曲家的作品：继承他的语言体系，同时加入自己的时代经验。”

“它并不是专门为百年纪念创作的作品，获得关注也实属意外。如果它能够参与纪念活动，我希望它不是一座凝固的纪念碑，而是一种新的思考：证明高迪留下的遗产并未停留在历史之中，而是依然能够激发今天的创造。”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，高迪的意义正在于此——他的作品并没有成为固定答案，而成为持续产生新想象的起点。

整座城市的想象力

高迪的现代性，并不只是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曲线和独特造型，而在于他很早便开始重新思考建筑与自然、空间和人的关系。19 世纪末，巴塞罗那正处于工业扩张和城市转型时期。高迪的出现，让这座城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气质。在圣家堂中，空间随着光线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层次，仿佛一座不断生长的石头森林；米拉之家中，他突破传统建筑的边界，让墙面与空间拥有更加自由的形态；在古埃尔公园，他顺应山地地形，利用当地材料，展现出早于时代的生态意识。

这些作品之所以在百年之后依然令人着迷，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的外观，而是背后的创造逻辑。高迪并非简单模仿自然，而是在研究自然生长、承受力量与环境共存的方式。就像 Lechanteur 说的，“高迪之所以拥有未来感，是因为他探索的问题，正是今天建筑与设计重新关注的方向。他从自然中提炼几何结构，挖掘出同时代建筑师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。对于今天包括 AI 创作者在内的设计者而言，高迪带来的启示是：技术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自然，而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自然，并从中发现未来”。

2026 年，巴塞罗那获评“世界建筑之都”，既是对这座城市历史遗产的认可，也是对其持续创造能力的肯定：它不只保存高迪留下的遗产，也从他那里获得新灵感，探索建筑与城市未来的可能。数百项主题活动在全城展开，围绕高迪逝世百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也贯穿全年，部分活动还通过直播的形式与大家分享，让这场百年纪念成为一场全城文化盛事。从圣家堂到 Hotel Attraction，从石材建筑到 AI 创作，高迪留下的建筑语言仍在不断生长。一百年前，他超越时代；一百年后，时代终于开始追上他的想象。这种持续生长的力量，源于他所说的“先有热爱，再有技艺”。高迪一生与工匠共同工作，常年待在建筑现场，与石匠、陶工、铁匠和木匠交流。在他看来，技术是实现理想的方式，但真正赋予作品生命的，是创作者对自然、建筑与信仰的热爱。在人工智能和技术不断改变创作方式的今天，高迪留下的启示依然清晰：技术可以拓展创造的边界，但真正决定作品价值的，仍然是人的想象、情感与判断。



米拉之家没有传统立面，石墙像被风和海浪雕刻，阳台铁艺像植物藤蔓。



巴特罗之家骨骼般的柱子、关节般的连接和有机的曲线结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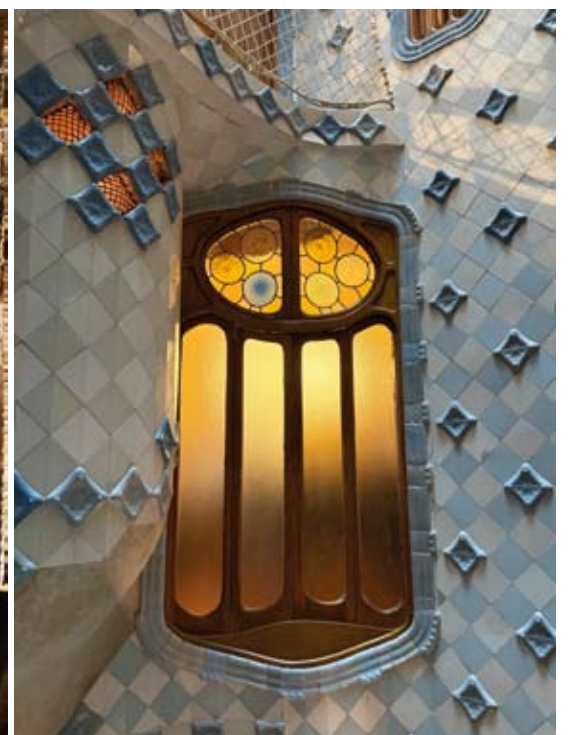
“高迪带来的启示是：技术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自然，而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自然，并从中发现未来。”



巴特罗之家中简洁的白色悬链线拱门。



高迪热衷的悬挂链条模型：把链条倒过来，就是能承受建筑压力的拱门。



巴特罗之家的天井处，蓝色瓷砖铺满中庭，展现海浪的波光粼粼。